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小學歷史教科書

吳研因 王瑞志 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小學歷史教科書

吳研因 王志瑞 著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種千一集一第
法學教科史歷學小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版

著
作
者

王吳

志研

瑞因

印發
刷行
者兼

商
務
印
書
館
上海河南路

發
行
所

商
務
印
書
館
上海及各埠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小學歷史教學法

目次

第一章	歷史是甚麼和爲甚麼要學習歷史	一
第二章	歷史科的課程	一二
一	兒童所需要的歷史是甚麼	一二
二	編訂歷史課程的基本原則	一四
三	歷史教學在何時開始	一八
四	歷史科要與他科合併嗎	二〇
五	對於新學制歷史課程綱要的批評	二二
六	課程綱要的擬例	二六

第二章 歷史教學的方法……………二八

- 一 怎樣運用歷史科的課程……………二八
- 二 怎樣引起學習歷史的興味……………三五
- 三 教學歷史應該用些甚麼材料……………三九
- 四 怎樣和兒童討論歷史問題……………四四
- 五 怎樣使用歷史教科書……………五〇
- 六 怎樣使用補充讀物……………五四
- 七 怎樣使用圖畫模型地圖和表格……………六三
- 八 怎樣考查歷史科的成績……………六七

小學歷史教學法

第一章 歷史是甚麼和爲甚麼要學習歷史

研究無論那一個科目的教學法，必須先知道這一個科目是件甚麼東西，歷史科當然不能例外的。別種科目的意義，或者三言兩語可以把他說明的；但是歷史科却不能。原來關於『甚麼是歷史』的一個問題，向來有許多不很正確的見解，必須有一個較充分的辯正。

我並不是說現在沒有一個學者能說明歷史是甚麼，而必須我來把他闡明；也並不是說我的意見一定比別人的好。我不過就許多見解中采取一些合理的；而把這一些合理的見解，做以後所述的教學法的根據罷了。

所謂不很正確的見解究竟是甚麼？最普通的就是一種因襲的觀念。中國的『史』，做了『讀書人』的一種科目，已是很久很久的了。讀史的人既是不可勝數；史書也多得可以『汗牛充棟』。

此等讀史的人由許多『史書』中所得到的，一個觀念，就是歷史是一種垂訓性質的紀載。無論編史的人抱甚麼宗旨，無論史書是甚麼體裁，非爲帝王作治世的寶鑑，就是給忠臣孝子做一個事上的典則。所以歷史這件東西無非是聖哲賢豪教訓的總記錄。這個歷史的定義，可以說已經支配着古來無數學習歷史的人的心理了。現在有許多歷史教師還把歷史當做一種教訓式的故事，恐怕還是受了這種因襲的觀念的影響罷。

或者有人以爲歷史是一種『炫世駭俗』的資料，可以使人從其中博考窮探的。還有人以爲歷史是文學的一種，可以供給人家諷誦體會的。這些好像與垂訓的見解截然兩途，因爲即使違背了一些道德的原則，也無妨於博考窮探和諷誦體會的。然而這些正也和『垂訓』的見解一樣是出於因襲的。原來他們也一樣地從『史書』中覓得了他們的途徑，不過和『垂訓』的見解，方向好像相反罷了。因這些觀念的也可以深入一部分人心，而使學校的歷史教師把歷史當做一種掌故的專科，或故事的演述，事實上也並不在少數。

因歷史的定義不同，於是歷史教學的課程，材料，或方法上，當然要發生許多紛歧的狀況了。這

許多紛歧的狀況，並不是無法糾正，只要使『歷史是甚麼』的一個問題弄清楚就是。

歷史究竟是甚麼呢？可以就歷史的形式、材料、實質、時間的表示，以及性質的剖析，分別觀察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 歷史不限於史書。普通的觀念，把歷史和史書分別不清，以為史書就足以代表歷史；即使對於某一部史書有些不同意，想要去糾正他；但是所用的材料，無非是另一部史書罷了。有一個美國歷史教學法專家 Johnson Henry 的意見，把歷史的材料分做第一等、第二等、第三等，以至於無窮。從第二等起，都是由第一等『孳乳而來的』材料。第一等材料『或者直接物質的遺物，或者當時的直接印象或表示。例如道路、橋梁、建築物、紀念碑、錢幣、器具、衣服、人類的遺體。又如個人直接觀察事實所得的記憶，直接觀察所得的報告、法律、命令、章程、憲法、判決書、條約、訓令、公文書等的原文。』照此看來，即使和事實最近的史書，也只落得是第二等材料罷了。如果歷史這件東西，是要使人對於過去得一個明確的印象的，那麼最可貴的，不是史書而是那第一等材料。歷史教學如果能夠常常注意那第一等材料的搜集和觀察，那麼一定能夠格外生動有

趣了。有不少明白的學者和歷史教師固然也已經注意到歷史的『原來的材料』——即所謂『第一等材料』——不過他們仍不免把那些材料作為史書的幫助，並沒有重視他們在史書之上。這一個觀念還須變更過來。

(二) 史書不限一種；歷史的小說並不就是史書。第一等材料固然是最可貴的歷史材料，但是事實上不容易尋見；即使尋見了，也不容易探索考證。史書固然不如第一等材料，但也不能說他完全不是歷史。普通的觀念，總喜歡用一種史書來代表完全的歷史。他們或者時常操心着研究，究竟根據那一部史書最好。表志記傳體的『正史』，因為是官編官修或者經過『審定』的緣故，往往最被人尊視。此外有許多『編年史』也做了讀史的人的寶笈。這些尊崇，其實都是過分的。因為編史的人，不免要把所編的史書作為揄揚或貶黜的資料，也不免要作為發揮自己見解的工具。孔丘編的春秋，便是前一種的例子；司馬光朱熹對於三國時正統偏安的意見的不同，便是後一種的例子。從他們的幾部史書中看出他們各個人的思想和意見，或者在他們那時候的政治背景是可以的；著即憑他們的著作，去推斷他們所敘及的時代中的真實歷史狀況，却

有些過度了。由若干不同的意見中，比較得一個假定，或者是可以的，那麼這個工作便不是靠了一部史書就可以辦的了。目今另有一種流行的見解，以為真實的歷史可以在歷史小說中去追求。他們的意見，以為歷史小說能以委婉的筆致，酣暢的敘述，淋漓的形容去寫出一個時代的真實狀況，或者道出編史書的人所不敢道出的曲折。其實歷史小說的性質和任何史書也差不多，逃不了『主觀』的窠臼。歷史小說所寫出的，或者於一時代的社會心理，能夠曲盡描繪，使讀者於作者性格，作者的時代背景之外，多領略得一些別的東西；不過也並不比了任何史書特別豐富。所以把歷史小說的地位抬高，使他和史書的地位相並是可以的；若就把歷史小說去代表歷史，未免太過火一點了。

（三）歷史非許多零碎的事實，而是繼續一貫的過程。由因襲觀念養成的見解，以為歷史是垂訓的，掌故的，文學的，於是歷史只要是許多零碎的事實就是了，殊不知歷史根本的精神，就是『繼續一貫』的精神。原來歷史是時代的記錄，而時代的進行就是繼續一貫的，不是斷片的。後世的人因為趣味的吸引，注意力的集中，往往祇看得幾件特別的事實，却忘了那些特別事實

以外的『迹象』。一件事情斷不會突然發生的，也不會突然消滅的。事實的起始，總因為彙合了許多複雜的原因；事實的影響，總可以造成許多複雜的結果。一件事情的結果又造成別件事情的原因，如此繼續下去，便推動了時代的大輪。歷史的任務便是要闡明那許多『因果』的關係，表示時代的繼續一貫，使研究的人從許多『特種事實裏面發現統御各種事實的定律』。我們所常常說及的『歷史的眼光』、『歷史的精神』，便是說要應用研究歷史的方法。如果注重在許多零碎的事實，那是講道德，講故事，習文學（？）的方法，不是研究歷史的方法了。

（四）歷史所表示的時間，不祇是幾千年。如果歷史祇是指那文字的紀載，歷史所表示的時間，至多不過四五千年。如果能夠打破文字紀載的範圍，那麼四五千年的時間，實在只是歷史的一部分罷了。所謂歷史上進化的迹象，是要從大體着眼的。譬如生產方法的改變，是造成歷史的極大原因。在幾千年的歷史中間，固然可以看出生產方法的一些改變狀況；但是要追本窮源，便要研究到初民的社會情形，那已經不在『史書』範圍中的了。要愈使歷史所表示的繼續一貫的過程完全一些，那歷史的時間不能不長一些。人類的出生，生物的起源，甚至於地球的形

成，都是極重要的歷史。就我們和過去關係的深淺而論，自然愈是近世，愈形重要。不過這是歷史取材和材料分配的問題；若問『歷史是甚麼？』我們決不能把所謂『有史以前』的時代棄置割捨的。

（五）歷史非帝王或英雄的歷史，而爲社會的，平民的歷史。把帝王或英雄作敍事骨幹的歷史，適合於作垂訓，談掌故或者欣賞文學之用，而不能表示一般的發達，一般的進化。所謂繼續一貫的過程，是全民族，全社會，或竟是全人類的進行，不是一二人的生死和行止的狀況。我們並不否認古來有幾個帝王或英雄的行動，所發生的影響很大，把他來說明一般的進程並非不合理；不過這一二人的行動，根本還是把當時的社會狀況，當時的羣衆心理做依據，纔能成就他的事業，所以推動社會的，到底還是社會自身，而不是任何一二人。我們把一二人的事業來說明一般的進程的一部分狀況是可以的；倘使把一二人的事業做主體，而把其餘的一切作爲附麗的東西，那便是錯誤的了。不幸我們所讀得到的史書，幾乎全部都是把帝王英雄作骨幹的，所謂『正史』固然不必說，就是編年史，或者其他體例的甚麼史，因爲要達到垂訓的目的，也統統逃

不了這個窠臼。所以我們更不能把所有的史書，看做歷史的全部；我們應在『史書』之外，另找可以說明一般的進程的材料。至於供給小學校低年級用的歷史材料，爲求具體的表現起見，必須故意做成傳記式，那是另一問題。原來那種傳記，根本就不就是因襲相傳的帝王或英雄的傳記。

『歷史是甚麼，』很難下一個簡單的定義。倘使概括一些說起來：歷史的材料，不限於史書所記載的，但也不是一件隨便甚麼東西；歷史的內容是繼續一貫的過程，所經過的時間，不祇是幾千年，歷史的性質是社會的，平民的。總而言之，要打破垂訓主義掌故主義。或者消遣主義的歷史，而使歷史成爲『歷史的歷史。』

歷史的定義如此不容易定，所以歷史研究的目的，往往應該先行規定，然後可以在這個規定之下，去假定歷史的主義，找尋適當的材料。把歷史當做發揮自己主張的自然以這樣做法爲便；就是爲打破許多不正確的歷史定義起見，似乎亦應先找一個研究歷史的目的。不過在初步研究歷史的人，斷不能離去了歷史的材料去冥想一個研究的目的。所以我們也不妨於確定歷史的意義之後，再討論研究歷史的目的。

所謂垂訓主義，掌故主義，或消遣主義，實在就是表示研究歷史的目的。爽快一點說起來，就是研究歷史可以在歷史中找得教訓的資料，談掌故的資料，或者消遣的資料。編纂歷史所以要向這個方向進行，無非是因為這方面有許多研讀的人正在期待着罷了。

假使歷史的研究，爲了垂訓，爲了掌故，或者爲了消遣，那麼歷史這件東西，簡直可以脫離時間的關係而獨立起來。歷史有了時間的關係，第一就是對於『垂訓』這件事情有些不甚方便，因爲『時間』根本可以使教訓減少效率的。就是談掌故和消遣，『時間』其實也是一件可有可無的東西。不幸歷史是離不了時間的，所以根本不能適合於那些目的。

規定一種學科的目的，可以先問人生的需要是甚麼，然後再問這種學科對於人生可以有甚麼幫助。人生的目的是爲了生存。生存的意義，於求生存的可能之外，還要求生存的舒適；於謀現在的生存之外，還要謀將來永久的生存。在『生存』的目的之下，有一個極重要的需要，就是了解這個世界。這個世界可以從各方面去了解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可以說各種不同的學科中去研究。例如要了解物質的世界，便應研究自然科學，要了解形式同觀念的世界，便應研究文學，要了解社會的同

政治的世界，便應研究歷史。然而那自然科學或文學的研究，也離不了用歷史的方法去說明。所以歷史研究的最大的目的，就是幫助了解社會的同政治的世界，其次還幫助了解一切的世界。

人類所要了解的世界，是一個實在的世界。現在是實在的，他的過去也是實在的。這個實在的世界是永遠進化的，永遠發達的，一刻不容停留的。這個世界是全體人類的世界，不是一二人的世界。雖然在現在的歷史材料中，很難認識一個全體人類世界的發達；但是歷史研究的目的，却還要設法去發見。這個世界的進化，發達，向前固然沒有靜止的時期；追溯過去，也不能確指他是幾千年幾百年所形成的東西。雖然在現在的歷史材料中，很難認識一個幾千年以外的世界；但是歷史研究的目的，也還要設法去發見。這些發見不是在一種或幾種史書中所可以做到的；他所用的方法很複雜，很繁重，也不是研習了歷史，一定有成就的希望。但是如果能在平時歷史的研習中，不很充足的歷史材料的研習中，養成一種『求發見』的態度，學習一種『發見』的方法是可能的。這種態度，這種方法，不但是在歷史本身中有用處；在一切學科的研究中，都是極關重要的。在學校中教學了歷史，當然不能就期望那學生將來做成考據家，或者如普通所稱的『歷史家』。

但是使他們具有一些『歷史的眼光』和『歷史的態度』，却並不是一件過度的希冀。

所以，學校中教學歷史的最大目的，便是要使學生能夠了解世界；其次便是使他們得到一點『歷史的方法』。